



清风回叙

“啊？我们刚到没半天，你就把我们的底细摸清楚了？你教心理学的？”

“我教数学，略懂逻辑。我住在黄秘书家后面，这几天同事们还没到齐，晚上没啥事就去黄秘书家看电视。收发室的叶姨是黄秘书爱人，她是咱们学校的新闻发言人。每年有几个新老师来，是男是女，哪里人，什么学校毕业，名单一到，我们就一清二楚。”

邹东三下两下把瓦片都整理好，帮我们一起打扫卫生。收拾好我的宿舍，又带我去唐仔的宿舍。他告诉我，唐仔住的那栋叫“火车栋”。

教师宿舍就是宿舍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？我不解。

“你不觉得这栋宿舍很长很长吗？有三十多间房，就像一列火车啊。”

“谁取的名字啊？”

“我来到时他们都这样叫了。”

“火车栋”还好，虽然老旧，总算不用修修补补。搞好卫生，放好行李，我们总算有个落脚的窝了。

邹东领着我们把整个校园走了一遍，看厨房，厕所，冲凉房，告诉我们洗衣服要去山下的小溪，不准在厨房和冲凉房洗衣服；又带我们去看了教学楼和其他几栋师生宿舍楼。每栋宿舍都有名字，行政栋、三家村、朝阳栋、体育栋、劳动栋、造纸厂……

我们一脸惊奇，学校里还有造纸厂？邹东说那是以前的校办企业，早没办了，现在给私人承包了。造纸厂还在营业，造的是粗纸，做爆竹用的。三家村有个车间，房门上挂着一把有点生锈的钉珠锁。我走上前把钥匙插进去，左拧右拧打不开。木窗倒是没关紧，轻轻一推就打开了，从窗口往里看，地上有一束光，色彩斑斓。顺着光抬头看，瓦面上有一个与脸盆般大的洞，阳光射在一张一平方米左右的蜘蛛网上，再折射到地面的青砖上，像一朵盛开的七彩花。房间隔成里外两间，外间是厨房，里间住人，中间是一面用木板钉的墙，墙面糊满报纸。两只蜘蛛在木墙和木窗之间织了一个温馨的家，炎热的夏日中午，丝毫没有影响到它们惬意的午觉。新主人的到来，也仅仅是让它们翻了个身，看样子没有挪位的打算，继续睡觉。

黄秘书见我打不开锁，接过钥匙，用力一拧，钥匙断了。“没事，下午我上街帮你买一把新锁。”他说话着，弯腰捡起两块石头，左手拿石块压着锁头，右手拿石头用力一敲，锁头就裂开了一条缝，黄秘书拉住锁身，用力一扭，打开了。

“你先搞卫生吧，屋顶的洞，我叫人来捡瓦盖上。”说完，他领着唐仔看她的宿舍去了。

房间里有一张老式硬板床，宽约一米二，长约一米八，属于家庭用的双人床。一张没有上漆的原色办公桌，带两个抽屉，外加一把上了年纪的木椅，再无他物。糊在墙上的报纸如耄耋老者，轻轻一碰就会碎落在地。墙面两米以上的地方，既没糊报纸，也没批石灰，一层薄薄的黄沙泥浆，掩盖不住岁月的斑驳，些许砖头石脚露出墙面，仿佛是想告诉每一位入住的主人，它们已上了年纪。

我拿起门后那把有些秃头的扫把，欲去骚扰一下那对正在酣睡的蜘蛛，转念一想，反正还要上房捡瓦，现在搞好卫生，等于做无用功，不如发发慈悲，让它们多待些时间。听说蜘蛛吃蚊子，我倒希望在我入住之后，它们能把窝移到门背后，好在夏天帮我一起对付蚊子。这样一想，我就手下留情，不急于去拆除它们的家了。

我打算先去帮唐仔搞卫生，正抬脚往外走，忽听背后有人说话：“嗨，黄秘书叫来帮你捡瓦，你要出去吗？”这磁性十足的男中音，唱歌肯定好听。我转身一看，一位帅气的小伙子站在我身后，肩上扛着一把长竹梯。你是？他说他叫邹东，黄秘书说我的房顶有个洞，现在是暑假，电工没到，叫他来看看。我指着那个透着七彩光的洞，心想，你那斯文样，能上房捡瓦？邹东架好梯子，边往上爬边说：“暑假，野猫干的好事。”我过去帮忙扶着梯子，问：“你是教师？”邹东说：“嗯，难道我像学生？”教初一的还是教高三的？邹东说，他是高三一班班主任，带高三七年了，每年都提前一个月开学，高三的老师暑假打五折。“哦，不，如果算上帮学生填报志愿，那我们的暑假可能一折都不到，几乎没怎么休息。刚送走一届，又迎来一届，周而复始，人民教师，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，我来补天咯。”说着，他就把屋顶的洞给盖住了，地面上的七彩花就不见了。

“你是包吧？唐住在哪栋啊？”

“你乍知道我是包？”

“听口音呗。姓唐的是丰稔人，我也是丰稔镇的。你说话不是丰稔口音，是县城附近的。”

受学生欢迎，他们学得开心。本来，唐包就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岁，也许我们身上的稚气、活力深深地影响着他们。这些正处豆蔻年华的孩子，第一次离开家，还不太适应住校生活。下课后，唐包也经常到女生宿舍去看她们。她们也总找各种理由来跟我们聊天。很快，师生们就打成了一片。

早读课分两种，一三五读英语，二四六读语文。语文老师经常叫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，英语老师带着学生朗读。每天早上，此起彼伏的琅琅书声成了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开学一段时间后，学校领导要抽查新教师讲课。他们事先不打招呼，整栋教学楼随意巡逻，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在给学生们讲形容词的比较级，讲到单词tall，我就举例，指着一名学生说，you are tall, he is taller. 正当我要逐一按学生身高比画演示给他们看时，猛地发现教室后排坐着个大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教导主任。他是什么时候溜进教室的，我浑然不知。我心里闪过五秒钟的忐忑，瞬间脸上一阵潮热，马上转身板书，写下“形容词的比较级”几个字。好在是学过心理学的，写完板书，我若无其事，继续按章办事，该提问的提问、该演示的演示，课堂氛围一如既往的热烈。只是，自那之后，直到下课，我都没敢往教室后排看一眼。下课铃响，当我抬头说“goodbye”时，后排那个高大的身影早已不在了。

吃早饭的时候，教导主任悠悠然走到我面前，问：“你以前做过老师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我一脸懵。主任说我那节课讲得很好，声情并茂，表情丰富，感染力强，通俗易懂，肢体动作也很得体，不过呢也有缺点。“请主任明示，我好改正。”他说我那个形容词的“容”字，写得像客家的“客”字，其他没什么，很好。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。“包老师，你的学生说你没缺点的，我不信。我找学生们了解新教师的教学情况，那群女生说了你一大堆优点。我说优点就不用讲了，讲包老师的缺点，她们异口同声说我们的包老师没缺点的。哈哈，看样子你的学生们真的很喜欢你啊。”主任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往别处去了。

三

那时候，学校厨房以烧锅炉为主，使用热水时间有限制，过了时间就停供。

学校有近三千名师生，接水、冲凉要排队很久。冲凉房不分男女，只分教师区和学生区，教师浴室在左边，学生浴室在右边。学校领导、老师和学生一样要排队进冲凉房。

冲凉房很简陋，是一排低矮的瓦房，里面用木板隔成很多个小间。小间真的很小，里面仅够站一个人，放一桶水。洗澡时，没人敢蹲下，因为那扇作为门的木板，既短且薄，上下两端都是空的，尤其是接近地面的那部分木板，因常年溅水，大多已经腐蚀霉烂，所以，外边排队等候的人能看到里边洗澡人的脚，遇到个子高，还能看到露出来的头。

每到冬天，锅炉里出来的水凉得特别快。排队等待的人常常会催促里边的人：快点洗啊，水凉咯。一间冲凉房外边等着三五个人是常有的事，有些男同胞为了节省时间，进到冲凉房后，直接端起水桶往头顶一举，将整桶水倒过来往身上淋下去，再用毛巾一擦，完事。相比之下，女生速度就慢多了。有时，外边的男士等得心急，就不断地催里边的女生：快点快点哈，别磨磨蹭蹭的。他们这一催，里边的女生不好意思，有时反而会越被催越忙乱，动作更慢了。

有一次，我和唐仔上街购物回来晚了，放下东西就匆匆往冲凉房赶，怕过了洗澡时间。幸好，当我们赶到时，冲凉房排队的人已不多了，但总算赶上了。排队排到一半，我们才看到排在前面的是校长。校长一看到我们，就笑着问，总听他们说“唐包”“唐包”，你俩哪个是唐？哪个是包？前面几个人听到都笑了，有人就告诉他，高的是包，矮的是唐。

除了上课时间，我和唐仔几乎都是形影不离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去冲凉，一起去河边洗衣服，一起提水，一起做饭。同事们给我俩封了雅号，叫“唐包”。刚开学那段时间，唐包整天用英语对话，学生们看我们的眼神是满满的崇拜，尤其是那些女孩子，每每远远看到我们散步就冲我们招手，从宿舍窗口探出脑袋喊：Miss Bao, Miss Tang. 要是我们经过她们宿舍门前，朝她们挥手说：Hi, how are you? 他们就兴奋得不行，手舞足蹈活蹦乱跳。

山里娃娃小学没接触过英语，初一刚刚开始学英语，兴趣非常浓厚。课堂上，我们采用情景教学，用游戏法、参与法、视听法，让每个学生都大胆开口说英语，用英语对话做游戏。新课程、新教学法，在山里娃娃面前展示出无穷的魅力，很

品鉴录

乡土中国、乡下人与社会偏见
——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阅读散记

■曾心

编者按：《乡土中国》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，于1948年首次出版。该书是根据作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“乡村社会学”课程内容辑录而成，共收录论文14篇。作为一本社会学名著，本书从文化传递、家族制度、道德观念、权力结构、社会规范、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，总结剖析了中国传统农村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特点，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乡土社会和乡村治理问题。

①

“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，在年轻人面前，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，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，这些学生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，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，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着头。”

我十分认同这样的观点，教师不能只是一味地讲书本上的那些内容，翻来覆去地讲同一点，这只会让老师或者学生都麻木，是没有效果且十分不可取的。还有另外一些方式我也不认同：有的老师连已有的知识都不完全讲给学生听；有的老师把自己的“高招”留着，教自己的好学生或者是花着钱找他补课的人；连一些学生原本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，有的老师也不教，只教一些所谓“有用”的、考试会考的内容。这样的老师，我觉得算不得真正的老师，而只是领着学生去参加考试的人。他们只能算是一个领路人。

读书是为了扩大未知领域的知识面，增加生存的技能，而不是为了考试。一些老师的行为，对开拓学生们的眼界十分不利，更是使读书的味道变了味。这是本末倒置，他们弱化了读书的真正作用。

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的老师，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的老师。老师就是要引导大家走进生活，迈向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，而不只是看重仅仅作为合格检测的考试，把学生们控制在座位上，然后让他们远离生活，远离实际。

②

我们的民族，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。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历史，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，现在它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。以前的祖先，耕种到哪里，水土就好到哪里，就能人多，作者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结论：我们的民族，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。一开始，作者就是在为“土农民”正名，并不是只有农民离不开土，其实是所有人都离不开土才对。

中国人口基数大，粮食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，后来袁隆平帮我们克服了这个问题，我们的种植技术也帮助了不少的外国人，这便是我们获得的从土里长出来的光荣。以前，流民和难民总是很多，我们的前辈们习惯一到某个地方落脚，第一件事就是先在那里开垦、种植。靠着摸索天地间的习惯，养活一代又一代人，前辈们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，所以土地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
如果没有了土地，我们那么大基数的人口是无法存活下来的。土地束缚着每一个中国人，一些老人因为自己祖辈是农民，在千辛万苦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后，他们从生到死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，不忍离开；中国人对家乡的执念相当的深，土地可以深深地困住他们的肉身与灵魂。

土地给了我们活下来的机会，我们也深爱着它。第一次看“现在也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”，我理解成了我们“土农民”干不成大事上不得台面，是贬义；但现在我有了新的理解，“飞不上天”，意味着脚踏实地，说的不正是我们的踏实吗？我们“土农民”一生都在勤劳地种地，是踏实的一种象征，所以，与其说是土地束缚了我们，倒不如说是我们与土地有了深深的羁绊。

③

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，成了人们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。

乡土社会生活的常态，是终老、是乡。假如一个村子里的都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人和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种特色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，在孩子们的眼里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了的。用社会学的经典概念来说，它就是个“熟人社会”，人们相互熟悉，没有一个陌生人。

我觉得，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生活中，“没有陌生人”是平常到不能够再平常的现象。大到一个村子，小到一条小巷，我们只要在一个地方扎根，这个根就会一直往下长，直到再也没有可能拔出来。于是，邻居就如同你的“不动产”，从生到死，一生都在打交道，熟得不能再熟。怪不得，中国会产生那句古话，叫远亲不如近邻。

许多人就是因为太熟自己人了，便少了一些应有的尊重。农村人离开乡土出来，不懂规矩，他们便被当成了愚人，那到底为什么会当“愚”呢？估计说的人也不会知道，只是因为他们被农村人妨碍了，便找了一个能骂他们的法子吧。

下转6版

下转6版